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崔氏春秋經解卷一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貢生臣郭墉

謄録貢生臣王轂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經解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經解十二卷宋崔子方撰子方涪陵人字彦直號西疇居士晁說之集又稱其字伯直蓋有二字也朱彛尊經義考稱其嘗知滁州曾子開為作茶仙亭記經解諸書皆罷官後所作考子方宋史無傳惟李心

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稱其于紹聖間三上疏乞置春秋博士不報乃隱居真州六合縣杜門著書者三十餘年陳振孫書録解題所載大略相同朱震進書劄子亦稱為東川布衣龔尊之說不知何據惟永樂大典引儀真志一條云子方與蘇黄游嘗為知滁州曾子開作茶仙亭記刻石醉翁亭側黄庭堅稱為六合佳士殆龔尊誤記是事故云然歟考子

方著是書時王安石之說方盛行故不能表見于世至南渡以後其書始顯王應麟玉海載建炎二年六月江端友請下湖州取崔子方所著春秋傳藏秘書紹興六年八月子方之孫若上之是時朱震為翰林學士亦有劄子上請當時蓋甚重其書矣子方自序云聖人欲以繩當世之是非著來世之懲勸故辭之難明者著例以見之例不可盡故有日月

之例有變例慎思精考若網在綱又後序一篇具述其疏解之宗旨大抵推本經義于三傳多所糾正如以晉文圍鄭謂罰其不會翟泉以郕伯來奔為見迫于齊以齊侯滅萊不書名辨禮記諸侯滅同姓名之誤類皆諸家所未發雖其中過泥日月之例持論不無偏駁而條其長義實足自成一家所撰凡經解本例例要三書通志堂經解刊本僅有本例

今從永樂大典裒輯成編各還其舊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二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永樂大典並闕則取黄震日抄所引及本例補之其他本例所釋有引伸此書所未發或與此書小有異同者並節取附録而卷裒書名則並遵宋史至子方原書經文已不可見今以所解參證知大略皆從左氏而亦閒有從公穀者故與胡安國春秋傳或有

異同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經解自序

始余讀左氏愛其文辭知有左氏而不知有春秋也其後益讀公羊穀梁愛其論説又知有二書而不知有春秋也左氏之事證於前二家之例明於後以為當世之事與聖人之意舉在乎是矣然考其事則於情有不合稽其意則於理有不通意者傳之妄而求之過歟乃取春秋之經治之伏讀三年然後知所書之事與所以書之之意是非成敗褒貶勸戒之説具在夫萬有八千言

之間雖無傳者一言之辯而春秋了可知也或曰舍三傳則春秋之事不見不見其事而自為之說是誣也雖然彼惡知三家之善誣也哉或先經以始其事或後經以終其說曰某日為某事某人為某辭其詳至於數百千言又臆聖人之意此某事也諱之而後云某也此某為之也欲有所見而後云某也觀之經則簡畧而難知尋之傳則明白而易見故後之學者甘心於見誣而有志之士雖有疑於其說欲質之而莫得其術於是是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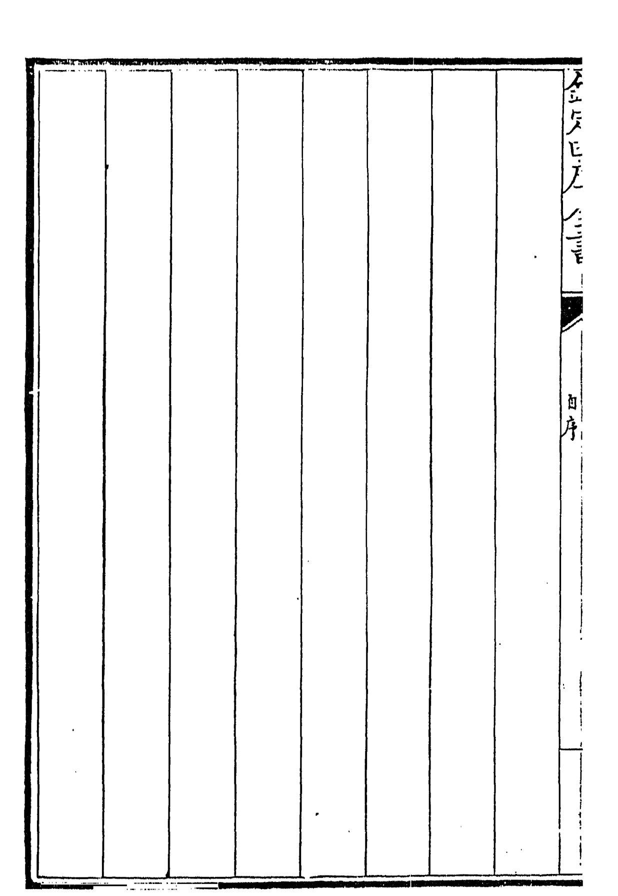
蜂起各習其師務立朋黨以相詆訾甚於操戈戟而相伐也豈不悲哉彼惡知古今雖異時然情之歸則一也聖賢雖異用然理之致則一也合情與理舉而錯諸天下之事無難矣且嘗謂聖人之辭至約也然而不懼後之人惑者何也恃情與理以自託其言而傳之於後世後之賢者亦恃情與理而能知聖人於千百世之上而不疑六經之傳由此道也且聖人之有作欲以繩當時之是非著來世之懲勸使人皆知善之可就而罪之可

避也故明著之經今曰考之經而無見必待傳者之說而後明是聖人之經徒為虛文而已且聖人豈必後世有三家者為之傳乎其無為傳則春秋遂無用於世矣假如聖人知後世必有為之傳者豈不曰吾經之不明則傳者得為異說以紛綸吾辭吾辭將不信於後世安得不為此慮也耶是故其辭必完具於一經之間其事必完具於一辭之中雖然聖人豈敢以一辭之約而使後世之人曉然知吾之所喻哉故辭之難明者則著例

以見之例不可盡也則又有日月之例焉又有變例以為言者然後褒貶是非之意見矣夫事之多變則辭之不同例之不一與日月之參差不齊蓋不可勝視及其慎思而精考則若網在綱舉而振焉順乎其有條理也聖人以辭與例成其書以情與理而自託其言則所以慮後世者亦至矣辭與例其文也情與理其質也文質不備君子不為完人文質不備春秋不為完經世之學者舍情理而專求乎辭例之間是以多惑而至於失也

左氏之失也淺公羊之失也險穀梁之失也迂左氏求聖人之意而不得一皆以事言之而畧其褒貶故常取於近而失之淺公羊謂聖人欲以成後世法必有驚動人之耳目而難言者故常志於難而失之險穀梁謂聖人苟致意焉不當淺近易知必有委曲而深者故常求於遠而失之迂雖然是三家之失其又有說左氏自以為所傳當時之事足以取信於後世雖失之淺而不嫌公羊穀梁自以為傳當時之事畧矣不得不為險迂之

論以自見嗚呼學聖人之道而方且以自見為心宜其不合而多失也今余非固薄三家之論以為三家之論不去則學者之疑不決而聖人之經終不可復見故度當時之事以情考聖人之言以理情理之不違然後辭可明而例可通也於經之下各析而解之名曰春秋經解噫後之君子其有意於情理之説乎吾言其有取焉爾其無意於情理之説乎吾言其有罪焉爾



朱震劄子二通

故東川布衣崔子方當熈寧間宰相王安石用事不喜春秋之學正經三傳不列學官是時頗隂處士常秩號知春秋盡諱其學追逐時好況不知者乎逮于元豐習已成俗莫敢議其非者而子方獨抱遺經閉門研究著春秋經解本例例要三書相為表裏自成一家之言以遺子孫人雖云亡其書尚存欲望朝廷下平江府於崔若家繕寫投進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兼資善堂翊善朱震先奉指
揮准中使降出崔子方春秋經解一十六冊令震校正
者震契勘熙寧元豐間王安石獨任私意詆譏聖經春
秋大典不得列于學官一時學者以治春秋為諱而子
方獨抱遺經閉門講習專意著述究見本旨而自成一
家非特立獨行之士不能如此今子方雖沒其後尚存
欲望敷奏特賜旌褒以勸來者奉聖旨與一子恩澤

春秋經解卷一

宋　崔子方　撰

隱公

春秋何以始於隱公昔孟子有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考乎其時驗乎行事則始隱之義可得而知矣平王東遷周室衰微黍離既降而詩不作隱桓簒弑而魯

國亂文武之道墜地而周公之業衰矣孔子傷周道之不復愍聖王之不作於是修魯史以明是非正褒貶而代賞罰上以承三聖之緒下以著萬世之憲使亂臣賊子有所畏忌而不敢竊發此春秋所為作而始隱之義也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謂一年為元年元者本也謂一月為正月正者正也言人君即位必奉元以端本體正以從事也古

之人君莫不然故書稱大甲元年正月上日是也按大甲元年語見書序春秋之義惟書王於二者之中而後聖人之意見矣雖然春秋因魯史而成文而春秋不為魯作其文則魯史而其義則有王者之法存焉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以於歲之首必書王以見賞罰之事必自王者出故曰元年春王正月也其先曰元年春而後曰王正月何也蓋事必繼月以見其年則魯君之年而其事則有王法治之云爾然則隱何

以不書即位凡弒君不即位也葢不以其道終猶不能即位云爾閔不書即位亦是也按春秋不即位者有二弒君不即位繼弒君亦不即位弒君不即位不得以其道終也繼弒君不即位不忍以其道始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儀父名也微國之君未王命例不書爵而名介葛盧郳犂來是也何以知儀父之為名公孫歸父季孫行父之徒皆名爾且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宰咺石尚皆

元士而名之則附庸之君未王命而書名者蓋其宜也其後王命則曰邾子克而列於小國矣傳乃謂始與公盟故褒而字之按此公羊傳說也此書凡引三傳統謂之傳蓋以三傳習見之文不復別白今仍其舊則桓公與儀父盟于趡又何以褒之耶春秋褒貶代王者之賞罰賞罰不可輕用而傳者輕以褒貶與人豈聖人之意哉周官雖有盟載之事然詩刺君子屢盟則夫不自信而區區以盟詛相要者春秋之所譏也公始即位不能自信而顧與邾為盟

卒又渝之故不日以見譏公盟例日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克僅勝之謂也猶曰鄭伯敗段于鄢云爾以見段之有徒衆而與鄭伯敵也鄭伯不勝其母之故致段失道而弗制至於用兵僅能逐之則鄭伯之勝段難矣春秋欲見其事故變殺之名而謂之克也夫兄弟之間且至於用兵見鄭伯之失教也不稱弟段失為弟之道矣雖然何以知段之為弟蓋聖人以六經相為

表裏叔于田之詩存則段為弟可知矣春秋微國之敗例月段之有京以其衆敵猶之微國故例亦月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姓咺名天子之上士也凡天子之上士例稱名劉夏石尚之徒是也此蓋與宰周公宰渠伯糾稱宰者異矣仲子者何惠公之妻而隱之母何以不稱夫人繼其先君不稱夫人不疑也則異乎秦人歸僖公成風之禭矣成風不繼之莊公妾不得繼其先君母以

子貴故繼之僖公云爾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稱天王以天王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妾以王為不天矣而惠公仲子之賵於王無譏焉則其為夫人明矣然則何以不稱謚古者婦人猶質或謚或不謚是以春秋內女皆不謚惟宋共姬則謚內夫人雖謚而仲子則不謚且如左氏稱惠公元妃孟子亦不謚也故仲子之不謚無足疑者而或者遂以不謚為妾辭成風定姒亦妾耳而皆稱謚何哉按書王始此故稱天王非無譏也隱母之說尤無據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春秋之例大國之卿書名其大夫稱人於內亦然然內不可以稱魯人故没而不書直目其事而已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國伯爵天子之上大夫而有國者也不稱使不目其事以為私行也為天子之大夫而私覿諸侯罪矣故月之以見譏凡來例時

公子益師卒

按本例云失日後內大夫卒不書日者並同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不正公之會戎故不月以見譏公會例月按本例云兼譏喪會

夏五月莒人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我大夫之未命氏者也向極皆附庸微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凡外盟例月與戎盟則例時公盟例日與戎盟則例

月春秋尊中國而賤外裔詳畧之例當然也桓二年

戎盟不日是其例矣此變例而日之蓋以深譏乎公

之始與戎好也夫外裔交侵中國背叛禮義弛絶事

變將窮君子有憂焉記春秋之始而有以啟乎外裔

者隱公之罪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春秋之例天子曰逆王后諸侯曰逆女大夫曰逆某

姬今裂繻來逆女知其為君逆也然則何以不稱使

不正其不親迎故不與使也逆王后自天子之辭言之逆某姬自我之辭言之逆女女通稱也蓋交言之此尊卑之異辭也按程傳云親迎者迎於所館豈委廟社適他國乎此條譏不親迎誤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婦人既嫁外父母家而內夫家故謂嫁曰歸而謂歸曰來其出也有歸宗之義故其謂出曰來歸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子帛蓋裂繻字也當時之辭也傳曰盟于密魯故也

魯人以其為我而盟故貴而字之史從而書焉當時以為寵而春秋因之以見其恃貴專命之罪云爾裂繻受命逆女為魯之故而遽與莒盟則其恃貴而專命可知矣故凡春秋諸侯之臣有變名而字者皆見其專僭之罪也按本例云離盟不月後不書月者並同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之妻也不書葬蓋未葬也以桓王之崩七年而後葬則子氏未葬或有故爾隱之薨猶不葬則夫人遂

不得葬乎

鄭人伐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其不言朔不食朔也按後序云日食不繫朔與日者闕也與此自相違異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二傳曰尹氏從二傳為尹氏當時之辭也春秋因之

以譏其世焉昭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

年書尹氏以王子朝奔楚皆譏世卿專權之禍又詩稱尹氏大師王謂尹氏則尹氏世卿也久矣故知因當時之辭明矣凡天子之大夫卒不赴其有好于我則赴王子虎劉卷是也今尹氏於魯未有好而赴之見尹氏之世而專明矣不然春秋之前有好于魯乎

秋武氏子來求賻

賻喪事之用非所求也求之為言未必得之辭也譏在周矣其稱武氏何見其世也猶尹氏之稱也其曰

子蓋未命者未命而且出使則世可知矣不稱使見武氏之專也不然王在喪不命使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春秋之義尊天子卑諸侯抑大夫故凡日月之例因尊卑以為之詳畧而莫有同者惟天子崩公薨諸侯卒與內大夫內女卒則莫為之例蓋以為人之善惡見於其行事亦無俟於卒葬而後為襃貶故其或日或不日或月或不月皆因當時赴告之詳畧與舊史

之完闕而書焉且春秋於他事必謹日月之例而獨於卒葬則自天子至於大夫尊卑外内一皆同之凡以見其不為例爾使後之學者於此不以例考則春秋可通而無至於惑矣且諸侯不以日卒者三十六而多在曹滕邾莒之小國如曹之書卒者十而其不日者九豈非小國赴告之禮不備歟不然何曹之不日者獨多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癸未葬宋穆公

春秋諸侯之葬八十六其得日者纔十有二而已何其闕之多也春秋之亂惟征伐會盟之事是急而所謂卒葬之重事猶或畧之是以赴告之不備如此且又一國之事一使之失辭則其日月遂不可復知夫以天王之尊其不赴崩者三不赴葬者七况諸侯乎故諸侯不赴卒與赴卒而不赴葬者葢不可勝數由是言之則葬之闕日何足多怪且其得日者十二而

皆在齊晉宋衞之大國豈非大國然後赴告之禮為備歟蓋春秋於此不以著例然後闕之多不嫌也凡書葬之例不言某葬某公而言葬某某公者内辭也以見赴告之使來弔賻之禮往以魯恩義所及而後葬之也如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之類是也其不書其人則使者微不道焉故也其不葬者外不來赴内不往會策書不得而紀焉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春秋之志或曰侵或曰伐此司馬九伐之法二者而已司馬之法因其罪而為之名春秋之時征伐自諸侯大夫出豈能以義正人之罪哉然其取二者何也曰伐者以人為主曰侵者以地為主蓋斬伐其人民則謂之伐侵掠其土地則謂之侵伐非不侵也以斬伐多者言之侵非不伐也以侵掠多者言之周官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者

有其人故伐其人負固不服者恃其地故侵其地亦春秋之意也雖然凡師之出其殺人者多其取地者少故春秋書侵者才六十而書伐者至于二百一十三也今曰莒人伐杞取牟婁蓋旣行斬伐而又取其邑也取邑則侵不足以言之矣外伐例時此為下戊申月也凡先事不當月而下事當日與月者則于先事月之著事之先後不嫌也其諸類此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吁何以不氏與族非公子而未命氏者也凡弒君
卿書名大夫稱人士則畧而不書弒君之惡不貶而
自見故文無所貶夫君雖不道臣不得而弒也故亦
無累君之文直目其事而已而三家之傳務為異說
以失聖人之意使後世奸臣賊子得以籍口而為亂
者三家啓之也按三家異說如左氏宣四年傳云凡弒君稱君君無道公羊文十八年傳云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穀梁成十八年傳云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之類　且易曰臣
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

辯之不叠辯也則夫被弑之君春秋豈固與之是以
内弑君不書即位猶曰不能終其位云爾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周官有朝覲宗遇會同之禮春秋之時文不足也故
一皆謂之朝會而所謂遇者特志其相遇而已禮記
所謂未及期相見曰遇者是也當是時諸侯不信期
會失時故有未及期而相見者猶詩所謂邂逅相遇
云爾凡遇之志皆譏也故不月公之行以見之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何以不稱公子為弒隱公貶也於是時翬未有罪何遽貶乎蓋曰是隱之罪人耳雖然以理言之當於弒隱之後貶然見於桓之世方書其族以見桓與之同惡而不以為罪故不得不於隱之篇貶也或以為大夫之未命氏者誤矣且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然後始命以氏今翬固公子也何以謂之未命氏

乎則其為貶明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弑君其不以國討之辭言之何也州吁自立為君矣稱人以殺以見弑君之罪舉國之人皆得殺之云爾其地者何也州吁知國人將謀已不安其位故避難于濮春秋不失其實焉齊人殺無知則不月此加月見衛人不即討賊踰八月而後僅能殺之云爾討賊例時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嗣子有常位未有書立者此書立又不稱公子見其不正而不當立也書曰衛人立晉蓋曰衛國之人立之耳于義則非所宜立矣尹氏立王子朝亦是也雖然春秋之時以不正而立者多矣何獨于此乎見之春秋于其有爭奪之患然後正名分以治之如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莒去疾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之類是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二傳曰觀凡蒐田之事不言公蒐于比蒲蒐于昌間之類是也今觀魚稱公與公狩于郎同義見公獨行而不與國人同之也不正公之獨行故不月以見譏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

入重辭也夫以兵入人之國必敗其城郭犯其宗社

辱其君臣以入為重故謹而日之是以大國次國皆以日入惟小國微國然後以月入郕次國而不日入何也春秋入滅之例有當日月而不日月者以為其國有以自取之今郕不以日入知郕之有罪焉爾傳曰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夫利人之國之亂而欲得志焉者取禍之道也春秋深惡其為故不月與日以見譏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

仲子隱之母也隱有孝心故別為其母立宮而祭之此古人所以戒祀無豐于昵而後世有原廟者起於此乎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獻六羽僭諸公也初者始事之辭立煬宮立武宮譏非所立也此不曰立仲子之宮蓋兼譏獻六羽考仲子之宮故獻六羽也考宮例日其不日以見譏

邾人鄭人伐宋

螟

按本例云星孛雨雹雨木冰無冰螟螽之類不著例於月有之則月志於時有之則時志志事之實見災之久近與之疎數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二傳曰輸平當從二傳為輸平輸猶致也蓋鄭人欲致成於我也夫平之為義所以釋前日之怨魯於鄭有狐壤之恥鄭於魯有見伐之怨二國於是交怨方

是時魯亦大國也鄭固欲求好于魯恐魯以前日之怨而未聽故來輸平魯於是受之越明年而鄭伯使宛歸祊又明年為中丘之會相與伐宋又明年為時來之會相與入許至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而盟于越矣此足以見鄭人輸平之意也而傳謂墮其成者誤矣夫狐壤之恥見伐之怨前日之成固已敗矣何為更致使而告絕也哉暨齊平及鄭平書已平也此未平也來致平之意而已其不言鄭伯使何也

春秋於凡卿來則以君命言之於人則否蓋卿尊矣不以君命言之則嫌也人則微也不以君命言之不疑矣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圍邑踰年而後取甚之故志之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内女嫁于大夫者不歸叔姬嫁于紀季是不歸者也而歸之何也紀之亡紀季能以酅入齊為齊附庸猶不失有國而叔姬能以婦道自終不失為微國夫人故賢而歸之也春秋之例始嫁于諸侯其終見出而來歸者始亦不書歸不成為婦也郯伯姬杞叔姬是也始雖不嫁諸侯其終猶不失有國而能以婦道自終者則始亦書歸紀叔姬是也此春秋褒貶之深意矣按齊子叔姬見出始亦不書歸崔解未及

滕侯卒

按本例云失日凡外諸侯卒不書日月者並同

夏城中丘

內城之也周之四五月夏之二三月方春之時農事始作而用城邑譏奪民時也傳者謂凡城之志皆譏似誤矣夫城郭之不完不足以為國然則凡城者當視緩急使民以時而已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秋公伐邾

春秋之例以日月為詳畧是故詳中夏而畧外域詳大國而畧小國詳内而畧外詳君而畧臣詳所重而畧所輕故凡公之所有事者皆以月志其事之重者則以日志蓋謹而詳之事尊親之義也其變例者譏也不然欲有所見而云爾此公伐而不月何也公始即位與邾結好而盟今乃親伐之不正公之始渝盟而親伐故不月以見譏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春秋之例以某歸者服之也執而以歸者力不足也故以歸者名執而以歸者不名凡伯不名知其執而以歸者也其不言執不與戎人執天子之使也其言伐見凡伯之有徒衆也書曰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再言凡伯若異事然見凡伯之既聘歸而後戎伐之也曰于楚丘見衛之不能衛天子之使也

八年春宋公衞侯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凡來歸邑未有言入者見鄭伯雖使來歸之而未定于我蓋人民之處疆埸之政必待我入然後定也且入邑未有言我者蓋上言鄭伯歸祊下遂言入祊則疑於鄭伯入之故加我焉以別之也夫鄭伯守天子土地而輕以與人我不度義而受之皆罪矣故加日月以見譏入邑歸邑例皆時按本例云邑人不賓用師入之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春秋諸侯皆以名卒葢其始嗣位而來告其後或有會盟朝聘交好之事故名在策書及其卒也得以書其名葢慎終也不然則否是以不名卒者七其三在滕其四在杞薛秦宿秦固罕與魯通而宿特一見於春秋至於滕薛杞皆小國豈或始嗣位而失於赴告其後會盟不與朝聘不時名不載於諸侯之策故其

卒不得而書也彼其於交好之義亦薄矣是以不以名卒者七而未有書葬者見魯亦未嘗往會故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

外盟不日傳謂諸侯之參盟於是焉始故謹而日之然則凡羣諸侯之盟而莫益於事者豈春秋所與哉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與大國之大夫盟則辭爲之諱避恥也及晉處父

盟不稱公是也大國彊與我盟矣公與小國之大夫盟則辭不為之諱不嫌也小國之人非敢盟我我固與之盟爾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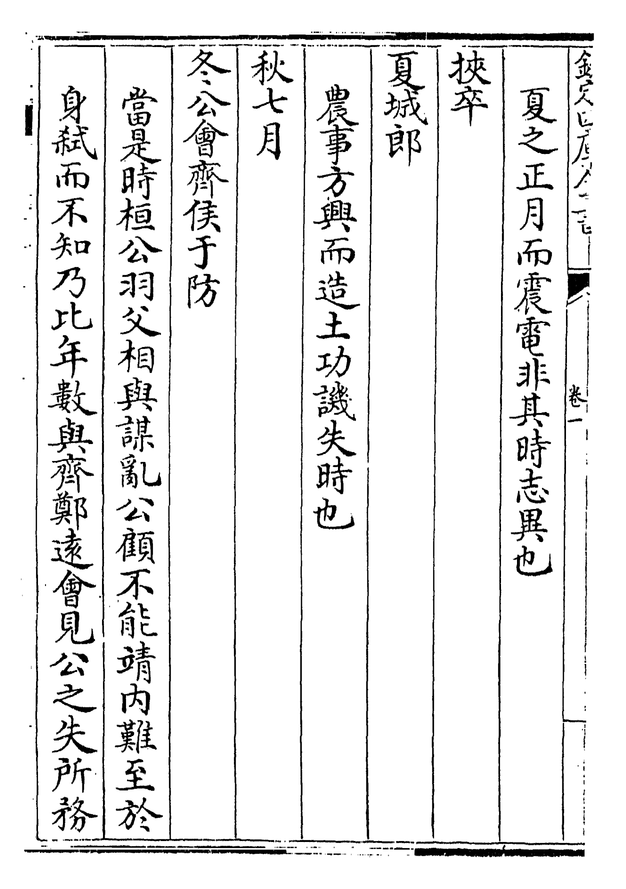
春秋内大夫卒三十而闕日者三蓋於是不以日月為例然後闕之不嫌矣雖子卒猶有闕日者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周官時聘以諭諸侯之志則天王使南季來聘可也
然終春秋之世王之聘魯者七而魯之臣如京師者
五則魯事周之禮可知矣魯之所以事周之禮薄而
周之所以荅魯之禮厚皆失之也故春秋志之以見
諸侯之强而王室之弱也凡王使例月此不月以見
譏具諸類此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雨雪震電例不日嫌二者同日故別言之周之三月



夏之正月而震電非其時志異也

挾卒

夏城郎

農事方興而造土功譏失時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當是時桓公羽父相與謀亂公顧不能靖内難至於身弑而不知乃比年數與齊鄭遠會見公之失所務

也故不月以見譏十一年時來之會亦猶是矣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防與時來之會則畧之以見譏中丘之會則不譏何也防與時來遠矣而中丘内地且彼遠來會我我無辭焉於公可以無譏矣七年夏城中丘知中丘之為内地也時來鄭地防宋地說者以防為魯地誤矣蓋不知今年夏始敗宋師而後取防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不戰而曰敗未得乎戰也宋師之出報暈之伐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郜防皆宋邑繼之於敗宋師之下知其為宋邑也以見公乘人之敗浹旬之間而取二邑故書曰以見譏

取邑例時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當是時宋大國也鄭不能事大乃與齊魯比而伐之致宋喪師而失二邑此宋所以怒而入鄭也鄭之見入有以自取之矣鄭尚不知自咎乃復掩其不備而取三國之師春秋惡焉故不月與日以見譏宋衛既去鄭乃與蔡人同伐戴鄭伯欲報見入之怨故從而伐之掩其不備而取三師焉與取宋師取鄭師同義而傳者謂鄭伯因人之力伐戴而取之誤矣戴小國也春秋之例國不言取而言滅滅重辭也無彼之辭

也猶火之滅而無見矣取易辭也有彼之辭也言取是于彼而已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郕伯爵蓋次國也故日而後入之然則五年衛師入郕其不日者有以見譏明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按本例云公不能靖内難而顧入人之國亦不知務矣故加日以見譏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薨何以不地弑也不書弑諱之也有所不忍言也何以不書葬内弑君不葬君弑國亂不得其葬也凡弑君之證有四不書即位繼弑君亦不書即位薨不地不葬是也

春秋經解卷二

宋 崔子方 撰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春秋之例繼弑君不言即位蓋曰先君居是位也不得以其道終則已不忍即其位焉爾桓繼弑而即位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奪其位而有之則亦無事於不忍矣春秋從而書之以見其意且春秋賊桓於桓

之事未有譏焉書即位見其大者不治故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鄭伯以璧假許田

其曰假當時之辭也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然春秋不正其名何也夫以物當物是易矣豈曰假之云乎春秋於桓無譏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焉何言乎許田蓋許國之田而在魯者耳隱公之季年與鄭伯入許而逐其君當是時宜有分田焉故在魯者猶謂之許

田也鄭人欲脩其封疆則魯之許田固鄭人之所欲矣如此而後得其實而三家之説則謂非以璧假田也鄭以泰山之祊而易魯朝宿之邑也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故為之諱而以璧假為文又非許田諱取周田而繫之許也嗟夫春秋之作所以明當時之是非著褒貶而代賞罰以懲勸於後世今以國惡之故而為之諱乃詭其事而没其實使是非不明褒貶不著而後世不知賞罰之所在而不為之懲勸

豈聖人之心哉且凡春秋之所為諱者必將有見也或以其辭而見之或以他事而見之未有沒其實焉故善觀春秋者以情度當世之事以理逆聖人之言未有不得者也按章如愚山堂考索引林氏云丈武子孫孰非有功而親者安得皆有朝宿湯沐之邑葢祊近魯故鄭莊來歸以結魯許田魯隱伐許所得故乘魯桓簒立而脅取之也愚葢本此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秋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字也何以不名當時之辭也蓋孔父擅貴而專國國人稱之不敢以名而以字云爾故春秋因之以見其事焉惟其擅貴而專國此督弒君而遂及孔父也

滕子來朝

按本例云桓弒逆之人諸侯所共惡今滕子實始修禮而朝事之故加月以見譏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猶平也與周官調人以民成之之成同義其言以成宋亂何辭不必言以而加以焉偽辭也當時之辭也且會于澶釋宋公次于聶北救邢皆不言以此獨言以者知其為偽也夫桓公之不肖知宋之亂姦臣懼討公覬賞而動與得所利故與齊陳鄭為稷之會而謀之病其無名乃曰吾為此會用之平宋亂而已三月而為會四月而取鼎其間於宋之事未有與焉然則斯會以平宋亂為名而志在于得賂矣書以成

宋亂于上書取郜大鼎于下則貨偽之迹較然不疑豈假吾譏貶之文而後見之哉是以孔子因當時之辭而直書之以不沒其實焉與書以侯陳人蔡人同意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桓無譏亦直書其事而已宗廟之事故以日志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桓之不肖弑君自立固宜諸侯所疾也杞侯乃屈體

而朝焉豈小事大有所不得已與然又不能盡禮以事之輕侮不肖之人自取兵入之禍以杞侯為過矣桓無譏譏其與桓者而已不月入杞而月杞侯之朝凡以見譏故也按下文入杞實書月此云不月誤

蔡侯鄭伯會于鄧

九月入杞

傳曰入杞討不敬是也彼有以自取之矣譏在杞侯也猶衛師入郕宋人衛人入鄭譏在郕鄭也是不月

者也春秋以例見者不疑矣且春秋有所謂大國者晉宋齊秦之屬是也有所謂次國者陳蔡衛鄭之屬是也有所謂小國者曹許邾杞之屬是也又有所謂附庸微國者向極鄫鄅之屬是也故春秋之例於小國則畧於次國則詳於大國益詳而於附庸微國則益略獨於其事之尤重然後詳焉以爲有國者之禍莫重於入滅故小國與微國之入滅例皆月凡以著其重也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凡公行致者臣子之辭也殆其往而喜其反故觀其致之疏數則時之盛衰君之賢否可考而知矣隱之不致者例也桓之不致者故也何則當春秋之始天下未至於甚敗亂魯猶有周公之遺德而隱又賢君其行不至於甚危其臣子以為安故隱凡十一出而未有致者至桓之不肖内行簒弑之禍天子不能討

諸侯不能禁肆然不忌數出為會假田受賂背盟助篡親不類之人叛天子之命其行皆甚惡未有一不可致者也然其不致者可知矣蓋曰桓弟弑兄臣弑君而立乎其位危莫甚焉則其餘莫足致也且以為其義不足以臣子致焉爾雖然非事君親之義故以其甚危者三而致之以教後世為臣子者不可以惡逆絶其君父也是以莫危於背中國而親外裔伐正而助篡逆與入人之國而見殺故此與戎盟則致十

六年伐鄭則致十八年喪至自齊則致也見臣子以是為懼矣桓與戎盟固罪也則致隱與戎盟亦罪也則不致春秋賤桓故以不致隱者而致桓然後知桓之行皆在所致其不致者故也春秋之義不嫌同辭故隱以不致為美桓以不致為惡也善觀春秋者亦深考其志而已矣其致何以不月蓋其盟也略則其致也亦畧春秋之例也按本例云內地例不致其致者例不月文十七年至自穀定十年至自圍成是也唐內地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其曰胥命何葢相命也古者朝覲宗遇會盟之禮皆同於王及周之衰諸侯强大國自為政上無所出命下無所禀今會遇不同於王盟約各私其國於是有相見卻地之會未及期相見之遇涖牲歃血之盟皆非先王之制也然猶有主其事者故春秋因而為之法凡會者外為主及者内為主如曰公會某侯于某彼欲會也彼為

主焉如曰公及某侯會于某我欲會也我為主焉則主者制命而主之者聽命今曰胥命于蒲則齊侯衛侯失賓主之道也蓋二君者不能相下莫適為主會遇之禮不修盟約之好不講苟然以事相命而已是匹夫之行也故春秋志之以見譏焉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三家皆謂翬與桓弒隱者也于春秋有見焉故翬兩見于隱之篇而皆貶其族是也蓋曰是隱之罪人耳夫弒君之罪終不可赦今于此則稱公子何也蓋桓公與之同惡不以為罪反親任之使出聘逆女故文無所貶而義自見焉夫春秋于桓無譏則與之同惡者亦不譏矣蓋不譏所以深惡之也春秋之例逆夫人例月以為國之重事惟不正其使大夫逆然後不月以見譏然則公子翬之逆女例不月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諸侯非民事不越境而齊侯送姜氏于讙見齊侯之失正矣讙魯地

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翬之逆女其反也不以翬致何也夫人得見乎公矣致夫人而已是以知公會齊侯于讙為受夫人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書有年書大有年書饑書大饑此繫有國者憂喜而書也有年以僅喜而書大有年以甚喜而書則饑以僅憂而書大饑以甚憂而書也凡人之于喜也緩其于憂也迫聖人之書辭亦如之五穀皆熟書有年有是年也蓋人有食然後能保其天年故其書辭也亦緩五穀不登而書饑饑者幾也蓋人之饑則死矣故其書辭也迫君子于其言無所苟如此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隱公觀魚于棠則不月以見譏桓公狩于郎則猶月何也桓無譏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其曰宰渠伯糾何也宰官渠國伯爵糾名也是天子之卿而為冢宰者也冢宰統乎政事通命于四海今且下聘諸侯失其職矣與稱宰周公同義又天子之卿未有名者夫桓之罪天子所當誅而冢宰得行其事者也今固不能而又躬來聘之以糾為罪矣故名

以惡之且桓無譏譏其與桓者而已春秋譏杞侯來朝與伯糾來聘其餘朝聘則不譏何也朝聘或有國事不得已者春秋亦譏其可譏者而已無秋冬蓋闕也其諸類此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甲戌之下或有他事史之闕文不可復補故孔子存之以見史氏之闕遺而傳信於後世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而傳以為陳亂而再赴然則是魯史之舊

文魯史當時所聞見必審擇而書之豈敢著兩日之例哉且三年七月稱壬辰朔推而數之則甲戌當是四年十二月二十一二而已丑當是此年正月六七假如再赴自當以兩月書則知其不然也然則甲戌日誤而事闕明矣聖人欲傳信於後世如此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以起齊之滅紀也夫齊鄭大國而乃朝于紀此其意欲以窺紀明矣傳曰齊侯鄭伯朝于

紀欲以襄之是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武氏不言之子仍叔言之子何也曰武氏子知其為武氏之子也曰仍叔子則未知其為仍叔之子也故加之焉以見之其曰仍叔之子何父老子代從政也其子不名非天子之命士不以名通也春秋以是為譏矣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此王伐鄭而三國從也其不首王伐鄭何也以天王之尊而從三國之微者伐鄭春秋之所不與故以略言之也其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於王略辭也又不月王之行所以見譏焉爾

大雩

春秋祭祀之事或書或不書何也蓋常事不書非常

則書有所譏焉則書與變而合於禮則書書大雩者二十一以非常而書也論語稱暮春者春服既成風乎舞雩謂建辰之月也傳稱龍見而雩蓋蒼龍之宿昏見東方謂建巳之月也三月四月春夏之交萬物始茂待雨而長故噫嘻之詩序云春夏祈穀於上帝是也夏之三月四月周之五月六月也故春秋未有書五月六月而雩者蓋常事不書故也

螽

冬州公如曹

為天子之三公者也外相如不書此為下寔來起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猶是也言州公如曹是欲來魯故也不再言州公承上文閒無異事不疑矣不正其妄交諸侯故月之以見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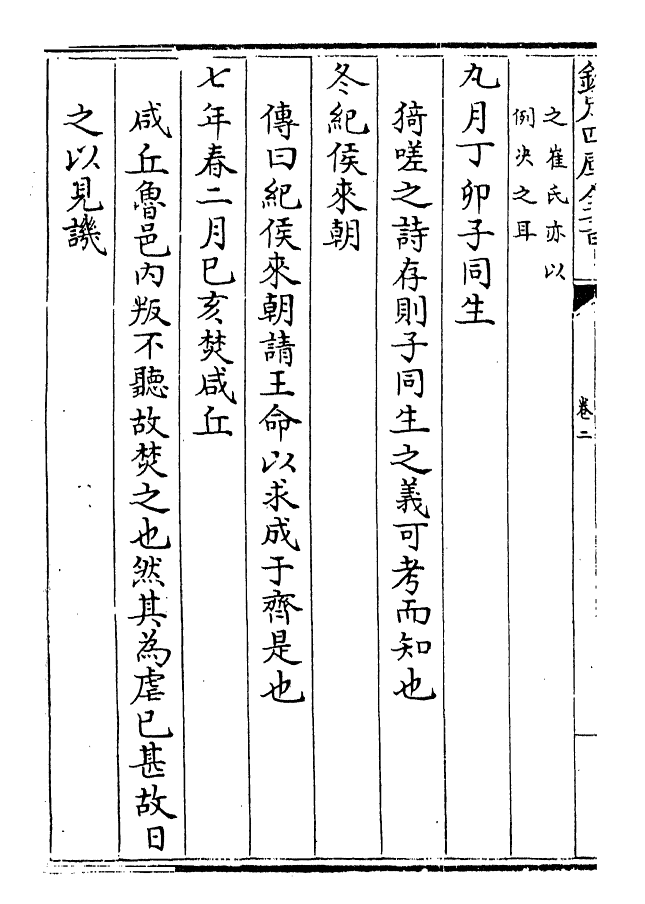
按本例云州公自曹猶以好來于我故書來然以月志則其來奔不疑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秋八月壬午大閱

蔡人殺陳佗

其曰殺陳佗討賊之辭也佗弑君者也與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同例不直曰佗而曰陳佗以蔡人殺之不得不舉國也春秋以弑君之辭討賊而傳者謂佗殺太子免似誤矣弑君何以不書陳不以赴魯史不記春秋不得而書焉詩春秋皆傳當時之事相為表裏墓門之詩序曰陳佗不義惡加於萬民夫一人之惡而加于萬民也非弑君而何按陳佗弑君之說三傳及諸儒皆無



之崔氏亦以例決之耳

九月丁卯子同生

猗嗟之詩存則子同生之義可考而知也

冬紀侯來朝

傳曰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是也

七年春二月已亥焚咸丘

咸丘魯邑内叛不聽故焚之也然其為虐已甚故曰之以見譏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諸侯失地則名穀伯鄧侯蓋失地之君也其言朝何

彼以朝禮來我不得不與之朝也

八年春正月已卯烝

天王使家父來聘

夏五月丁丑烝

礿祠烝嘗之祭見於經者惟烝嘗而不及礿祠郊社

之祭見於經者惟郊而不及社故知常事不書有所

譏焉則書故也春烝矣夏又烝其以譏亟明矣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周之十月夏之八月而雨雪志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是蓋紀迫齊人之難數來諮謀於魯魯為之求納女於王以結王援故祭公逆王后而先至於魯也其曰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以見魯實主其事云爾然則

何以不稱使祭公受命逆王后而因至乎魯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逆曰王后自天子之辭言之歸曰季姜自紀之辭言之王后之行何以不月自紀言之故略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周禮諸侯之世子誓於天子則下其君禮一等未誓

則以皮帛繼子男則世子射姑用朝禮可也春秋于文無譏焉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按本例云僭禮而葬者加月以見譏也小國之葬例時春秋變例者九而四在曹葢曹之出會序盟常居鄭衛之後邾滕之前以為次國則不足以為小國則其尤也故例與小國差異宜其僭禮者獨多也不然曹固得從次國例耶按此與經解卒葬不著例違異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其曰弗遇何衛侯約會而意變故不欲會公也與齊侯弗及盟同意公會例月其不月不成為會也桓之會獨于此不月蓋亦以例言之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彼欲戰也不約而來戰不約之戰罪矣郎魯地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是齊侯衛侯鄭伯也彼三國恃强陵我不約而來戰又復同盟以固其惡春秋惡焉故貶而人之然不於

其來戰貶何也欲見稱人以盟者實諸侯也且外人盟例時此加月焉然後三君之貶不疑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字也當時之辭也春秋有因當時之辭以見褒貶者多矣稱字之例如紀子帛宋孔父子哀華孫之徒是也蓋祭仲實鄭之權臣擅貴而専國國人稱之

不敢以名而以字云爾彼以字赴史以字書春秋因其實以見罪焉夫能出君而納不正如反手之易則祭仲之權可知也而傳者謂春秋書字以為褒誤矣彼獨不因其事以觀之乎夫突宋出也宋人之所欲立宋以為不得祭仲則忽不可出而突不得立故執祭仲以要之仲不能以死殉國守節而死難於是廢正立庶徇人之私彼其得罪宜何如則無為稱字以褒之也故知因當時之辭以見惡明矣善觀春秋者

因事以考聖人之辭因辭以推當時之事則事可以無疑而辭可以不惑矣

突歸于鄭

突不稱公子見其不當立也不冠以國見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得其所也此宋奉之則何以不言自宋歸先書宋人執鄭祭仲繼之以突歸于鄭則宋有奉焉可知矣且祭仲為之援則何以不言復歸仲在外也見仲之脅乎宋也

鄭忽出奔衛

忽已立矣何以不稱鄭伯未踰年之君不以爵稱也衛侯為孫林父所逐則不名以臣逐君天下之大惡故不以罪君而長亂臣也鄭忽見逐於祭仲則名之何也忽不稱爵又不書名則莫知其為忽矣故春秋之例欲有所見者不嫌也然則何以不稱鄭子以見未踰年而失位者不成為君爾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蔡叔蔡侯之弟也葢蔡侯無子立其母弟以繼世者耳使直書曰某侯之弟則不見其繼世直書曰世子則不見其爲弟故變文而謂之叔以見之凡書某侯之弟者繼君之弟也今曰某叔是繼國之辭矣與書某世子同義然則何以不名名之則將書曰蔡叔某稱叔某則於字嫌矣聖人不疑於後世如此陳侯溺卒而招不稱弟鄭伯寤生卒衛侯元卒而忽與蒯聵猶稱世子則弟以繼君而世子以繼國明矣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二傳曰紀侯當從二傳紀侯會魯莒以謀齊難故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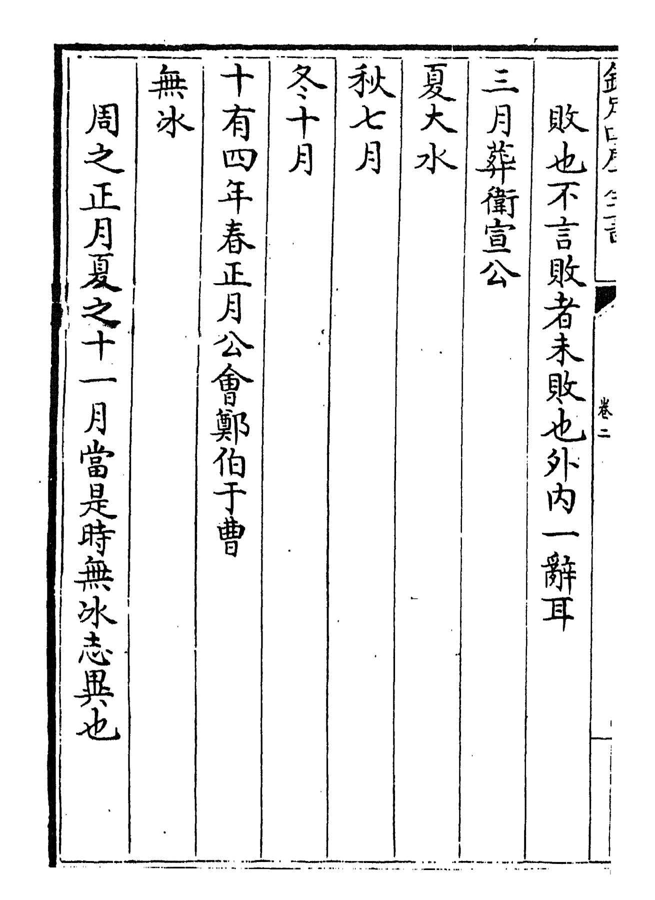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孰與戰與宋戰也城下之戰也凡戰未有舉國者舉國而戰知其為城下之戰矣不言敗未及乎敗也傳謂與鄭人不和而戰且明年魯又會鄭伯與宋公戰然則魯鄭非不和明矣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何以不地于魯也于魯則何以不言來戰來戰者彼欲戰也及者何我欲戰也是役也紀侯之謀也于郎則地而此不地城下之戰也可言戰于宋不可言戰于魯春秋之例將尊師少稱將將畀師衆稱師將畀師少稱人將尊師衆稱某師師令戰稱人而敗稱師何也凡稱師以敗者甚敗也稱人以敗者未至乎甚



敗也不言敗者未敗也外內一辭耳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當是時無冰志異也

夏五
闕月字又此下當有他事亦闕之蓋來盟例時故知
月下有他事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常事不書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見以災之餘而事宗廟
志不敬也且桓無譏而七年焚咸丘八年烝與此嘗則
譏何也於桓躬行之事則不譏於國中之事猶譏焉蓋

譏其為國者而已豈以一桓公之故而棄書魯國哉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四國之人為宋所用也四國無利于伐鄭矣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孔子正取假之名於季氏曰君取於臣謂之取今不曰取而曰求知非所取也求之為言未必得之辭也譏在周也以天王之命而下求其譏明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已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未踰年而失國不成為君故其歸復曰鄭世子且見忽之當立故也其言復歸何内有援也凡言歸者得其所也入者自外入而已未得其所也自某歸入者某有奉焉故也復歸復入者内有援焉故也歸入

者外辭也復者内辭也有復之者也其褒貶善惡各隨其事見焉此春秋之例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許君之弟也不曰許男之弟而曰許叔繼國之辭也猶蔡叔之稱爾傳載鄭莊公入許之辭曰奉許叔居許東偏以撫柔此民向使許君有世子自當奉許世子不當奉許叔也則許叔之立而繼世明矣是歸而為君者也然則何以不言歸自隱公之季年三

國入許其後歷十四年而許復見於此信傳者之言則鄭固有許矣許叔居于東偏因突忽爭國之亂然後得入于許其始入也豈遂得其所哉此所以不言歸而言入也

公會齊侯于艾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春秋之例天子之微者稱人大國之大夫稱人小國之卿亦稱人降而至於四外則其君乃稱人而已牟

葛蓋淮夷之國今稱人而來朝知其為君也郱君不能從中國而下同乎葛廢先王之典禮故亦從而外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其曰入未得其所也諸侯出而去國與入而得國者皆名謹之也衛侯入于夷儀不名見未得乎國也鄭伯突入于櫟亦未得國則何以名當是時鄭忽已入而立矣故不得不名突以見之其後突之得國與忽

之出亡皆不見何也彼不以告魯史不記春秋不得而書焉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先會而後伐也伐鄭所以納突也然則何以不言納鄭伯突入于櫟矣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曹之會所以謀伐鄭也且陳蔡衛三國數會而莫適

序何也蓋其會則主會者為之方是時上無方伯諸侯之會莫能相下爭為長雄故其先後不齊如此至二伯之後諸侯少序矣然而亦以國之大小彊弱為等而不正王爵焉故雖侯伯之尊有不得先伯子男者春秋因之以著當時之亂而垂信史於後世至於欲有所見然後聖人之辭見焉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桓會不致致其甚者也且突始以宋人之故刼鄭而

得立又不能守位而出奔今復入櫟以逼鄭其為簒惡已甚公乃與諸侯兩興伐鄭之師以求納突是抑正而助惡也公内弑其君外助人為亂長惡不悛曾不自省以桓之行為危甚故春秋致之見臣子以是為懼矣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蓋蔡侯之母弟而繼世者也故封人卒則季歸于蔡而為君矣十一年盟于折曰蔡叔此曰蔡季叔與季皆次也豈兄死而弟及乎而傳者謂凡稱季稱叔者皆字也嘉之也賢之也考其所事未有以取貴

於春秋然則何為字之賢而嘉之乎其不然明矣

癸巳葬蔡桓侯

凡諸侯葬稱公者皆僣也惟蔡桓稱侯以葬葢與其不失禮桓侯之見與則諸公之僣者罪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不日闕也此天變固無事於褒貶然則春秋之日月固有闕者而傳謂不言日夜食也是亦鑿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不言及非公意也言與見公寵夫人許其往而與之俱焉爾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隱桓閔皆弒也其不言弒諱之也隱閔之弒以不地而知之今桓公弒于齊則地何也外內辭也于內不地痛之也有所不忍言也于外而地怨也言之以致

怨於彼也雖然為之諱必將有見焉莊公不書即位知其繼弑君也喪入則致生而往死而歸莫痛乎其以喪至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凡外葬以內往葬為辭內葬以外來葬為辭不直言葬某公而言葬我君某公加我君以見外之來葬也凡弑君不葬而桓葬何也桓弑于外於內未有亂焉

猶得其葬焉爾然桓之十八年其不書王者十四何也桓無王也春秋書王蓋以王法治諸侯之事春秋賤桓於桓之事未有致意焉一皆以例而書故其出不譏其至不致書即位以如其意蓋曰是不足以王法治之云爾故去王以見之使其以王法治之耶則桓之罪自當誅絶於春秋當時無王不能治也夫大者不治則其小者烏足治哉是以出不譏至不致書即位以如其意焉凡以見不以王法治之故也然而

四書王者何也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此蓋以例而書見其大者不治也二年十年十八年三書王凡桓之篇非獨桓事亦有他諸侯之事存焉故春秋於桓之事不治於諸侯之事則治之不書王者以賤桓其書王者以治諸侯也元年書王以例書為桓也二年書王以正始十年書王以正中十八年書王以正終為諸侯也且春秋不為魯作豈以一桓公之惡而絶天下諸侯哉